H. H. MU CHINESE LIBRARY

群書考索卷二十二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訓導袁賓校正

○文章門

評詩類

梁征遠記室參軍鍾嶸詩品序曰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敻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

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

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
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
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
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
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
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文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楊
娥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
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
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
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
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眾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
為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
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搢
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慾商榷不同淄澠並

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准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
欲為當世詩品具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
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
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
已為稱首况八紘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
而不顧呑晋宋於胷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
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詩品上

古詩 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温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
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
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為驚絶矣人
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漢都尉李陵詩 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
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漢婕妤班姬詩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魏陳思王植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雜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魏文學劉楨詩其源出於古詩壯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已下楨稱獨步

魏侍中王粲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

晉步兵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注解怯言其志

晉平原相陸機詩　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辭贍舉體華美氣少於公幹文力於仲宣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張公歎其大才信矣

晉黃門郎潘岳詩　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翩亦如翔禽之有羽毛衣被之有綃縠猶淺於陸機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輕華故以潘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為深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晉黃門郎張協詩　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沖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

晉記室左思詩　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諷諭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常言左太沖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

宋臨川太守謝靈運詩　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為累嶸謂若人興多才高博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

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

詩品中

序曰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為先後不以優劣為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駮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納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疎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

無裁顔延論文情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隱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録並義在文曾無品第嶸今所録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吾詞人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漢上計秦嘉嘉妻徐淑詩　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為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叙別之作亞於團扇矣

魏文帝詩　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奇百許篇率皆鄙直如偶語唯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翫始見其工矣不然何以銓衡群彥對揚厥弟者耶

晉中散嵇康詩　頗似魏文過為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諭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

晉司空張華詩　其源出於王粲其體華艷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為妍冶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

公雖複千篇猶一體耳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間矣

魏尚書何晏　晉馮翊守孫楚　晉著作王贊　晉司徒掾張翰　晉中書令潘尼　平叔鴻鵠之篇風規見矣子荆零雨之外正長朔風之後雖有累札良亦無聞季鷹黃華之唱正叔緑蘩之哀雖不具美文高麗並得虬龍片甲鳳凰一毛事同駁聖宜居中品

魏侍中應璩詩　祖襲魏文善為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靡可諷味焉

晉清河守陸雲　晉侍中石崇　晉襄城太守曹攄　晉朗陵公何劭　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陳思之匹白馬于其哲昆故稱二陸季倫顏遠並有英篇篤而論之朗陵為最

晉太尉劉琨　晉中郎盧諶詩　其源出於王粲善為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叙喪亂多感恨之詞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

晉弘農太守郭璞詩　憲章潘岳文體相暉彪炳可玩始變平原平淡之

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為詩首迴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而
云柰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
晉吏部郎袁宏詩彥伯詠史雖文體未遒而鮮明緊健去凡俗遠矣
晉處士郭泰機晉常侍顧愷之宋謝世基宋參軍顧邁宋參軍戴凱詩
泰機寒女之製孤怨宜恨長康能以二韻答四首之美世基橫海顧邁
鴻飛戴凱人實貧羸而才章富健觀此五子文雖不多氣調警拔吾許
其進則鮑照江淹未足逮上越居中品僉曰宜哉
宋徵士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
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歡言醉春酒
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宋光祿大夫顏延詩其源出於陸機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
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是經綸文
雅才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
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宋豫章太守謝瞻　宋僕射謝混　宋太尉袁淑　宋徵君王微　宋征虜將軍

王僧達詩　其源出於張華才力苦弱故務其清淺殊得風流媚趣課其實錄則豫章僕射宜分庭抗禮徵君太尉可託乘後車征虜卓卓殆欲度驊騮前

宋法曹參軍謝惠連詩　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夙彫故長轡未騁秋懷擣衣之作雖復靈運銳思亦何以加焉又工為綺麗歌謠風人第一

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宋參軍鮑照詩　其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諔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

齊吏部謝朓詩　其源出於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末

篇多蹟此意銳而才弱也至為後進士子之所嗟慕朓極與余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

梁光禄江淹文通詩 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一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為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梁衛將軍范雲 梁中書郎丘遲范詩 清便宛轉如流風迴雪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故當淺於江淹而秀於任昉

梁太常任昉詩 彥昇少年為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筆昉深恨之晚節愛好既篤文亦遒變若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此弊矣

梁左光禄沈約 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於經綸而長於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

不至其功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嶸謂約所著既多今翦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為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也

詩品下

序曰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於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者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為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常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常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

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冲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漢令史班固漢孝廉酈炎漢上計趙壹孟堅才流而老於掌故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文勝託詠靈芝懷寄不淺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魏武帝魏明帝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叡不如丕亦稱三祖

魏白馬王彪魏文學徐幹白馬與陳思答贈偉長與公幹往復雖日以莛扣鐘亦能閑雅矣

魏倉曹屬阮瑀晉頓丘太守歐陽建晉文學應璩晉中書令嵇含晉河南太守阮侃晉侍中嵇紹晉黃門棗據元瑜堅石七君詩並平典不失古體大檢似而二嵇微優矣

晉中書張載晉司隸傅玄晉太僕傅咸侍中繆襲散騎常侍夏侯湛孟

陽詩乃遠慚厥弟而近超兩傳長虞父子繁富可嘉孝冲雖曰後進見
重安仁熙伯撓歌唯以造哀爾
晉驃騎王濟 晉征南將軍杜預 晉廷尉孫綽 晉徵士許詢 永嘉以來清
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風尚備有長仲祖桓庾
諸公猶相襲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
晉徵士戴逵 晉東陽太守殷仲文 宋謝混 晉宋之際殆無詩乎義熙中
以謝益壽殷仲文為華綺之冠殷不競矣
宋尚書令傅亮 李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進撰詩載其數首亦復
平矣
宋記室何長瑜 羊曜璠 宋詹事范曄詩 乃不稱其才亦為鮮舉矣
宋孝武帝 宋南平王鑠 宋建平王宏 孝武詩雕文織彩過於精密為二
藩希慕見稱輕巧矣
宋光祿謝莊 希益詩氣候清雅不逮於王袁然興屬閑長良無鄙促也
宋御史蘇寶生 宋中書令史陵修之

宋典詞令任昙緒 宋越騎戴法興 蘇陵仕戴並著篇章亦為搢紳之所

嗟咏人非文才是愈甚可嘉焉

宋監典事區惠恭 惠恭本胡人為顏師伯幹顏為詩筆輒偷定之後造
獨樂賦語侵給主被斥及大將軍修比第差充作長將謝惠連兼記室
參軍恭伯往共安陵嘲調末作雙枕詩以示謝謝曰君誠能恐人未重
且可謝為謝法曹造遣大将軍見之賞歎以錦二端賜謝謝曰辭白此
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之

齊惠休上人 齊道猷上人 齊釋寶月惠休 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延之鮑
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鮑之論庚白二胡亦
有清句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寶月嘗憩其家會廓亡因竊而有之
廓子賫手本出都欲訟此事乃厚賂止之

齊高帝 齊征北將軍張永 齊太尉王文憲 齊高帝詩詞藻意深無所云
少張景雲雖謝文體頗有古意至如三師文憲既經國圖遠或忽是雕
蟲

齊黃門謝超宗 齊潯陽太守丘靈鞠 齊給事中郎劉祥 齊司徒長史檀超 齊正員郎鍾憲 齊諸暨令顏則 齊秀才顧則心

檀謝七君並祖襲顏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從祖正員常云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唯此諸人傳顏陸體用固執不如顏諸暨最荷家聲

齊參軍毛伯成 齊朝請吳邁遠 齊朝請許瑤之

伯成文不全佳亦多惆悵吳善於風人答贈許長於短句詠物湯休謂遠云吾詩可為汝詩父以訪謝光祿云不然爾湯可為庶兄

齊鮑令暉 齊韓蘭英

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願淫矣照常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於上葉則玉階之賦紈素之辭未詎多也

齊司徒長史張融 齊詹事孔稚珪

思光紆緩誕放縱有乖文體然亦捷疾豐饒差不局促德璋生於封谿而文為雕飾青於藍矣

齊寧朔將軍王融 齊中庶子劉繪

元長士章並有盛才詞美英淨至於

五言之作幾乎只有所短譬應變將畧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卧龍

齊僕射江祏　祏詩猗猗清潤弟祀明魔可懷

齊諮議王屮　齊綏遠太守卞彬　齊端溪令卞錄王巾　二卞詩並愛奇嶄絕纂袁彥伯之風雖不弘綽而文體勦淨去平美遠矣

齊諸暨令袁嘏　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常語徐文保尉云我詩有生氣須人捉著不爾便飛去

齊雍州刺史張欣泰　梁中書郎范縝　欣泰子真並希古勝文鄙薄俗製賞心流亮不失雅宗

梁秀才陸厥　觀厥文緯具識丈夫之情狀自製未優非言之失也

梁常侍虞羲　梁建陽令江洪　陽詩奇句清拔謝朓常嗟頌之洪雖無多亦能自迥出

梁步兵鮑行卿　梁晉陵令孫察　行卿少年甚擅風謠之美察最幽微而感賞至到耳

講說類

廣雅曰講讀也論道也說文曰講和解也論議也又鄭玄云論倫也賈
逵曰論釋也皆解說談議訓詁之謂也論語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
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漢書曰夏侯勝每講常謂諸生曰學
經不明不如歸耕又曰孔光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時會門下諸生講
問疑難舉大義弟子多成就為博士班伯為常侍上方鄕學鄭寬中與
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
於許商東觀漢記曰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則
其事也

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鄭玄注曰祭菜禮先聖先師也
孫卿子曰違師之教使弟子安焉樂焉往焉游焉肅焉藏焉嚴此六者
得其學則邪僻之道塞矣
史記曰董仲舒以明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相受業或
莫見其面 申公魯人也呂太后時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郢為楚王

令申公傅其太子戊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公恥之
退居家教授終身不出門。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教授為魏文師

謝承後漢書曰董春字紀陽少好學究極聖指後還歸立精舍遠方門
徒學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追
隨上堂難問者百餘人

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常在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
相次傳授鮮有入其室者

漢書曰班固為中常侍上方獨學鄭寬中與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
於金華殿中詔伯授焉

范曄後漢書曰高鳳南陽人也專精誦讀為名儒教授西唐山中

東觀漢記曰桓榮拜議郎入侍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
書帝稱善

後漢書曰戴憑字次仲正憑朝賀帝令群臣說經義有不通者輒奪其
席以益通者憑重五十席

東觀漢記曰永平九年詔為四姓小侯開學置五經師張酺以明經授
於南宮
范曄後漢書曰李育沉思專精博覧書傳州郡請召育輙病去常避地
教授門徒數百人
謝承後漢書曰包咸字子長明魯詩論語注東海丘精舍講授
范曄後漢書曰楊倫通古文尚書不應州郡之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
至千餘人
魏書曰文帝初在中宮氣癘數起士人凋喪帝深感嘆與大理王朗書
云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集諸儒於肅成門内講
論大義侃侃無倦
王隱晉書曰魏高貴公之入學也王祥為三老帝北面乞言乃言曰仰
惟明主聖帝之軌俯以訓帝
沈約宋書曰魏齊王每講肄經通輙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
沈約宋書曰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聚徒授教使丹陽尹

何約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之

群書考索卷二十二

群書考索卷二十三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禮門

歷代禮類

自伏羲至黃帝五禮始具其唐堯則舜典云修五禮又命伯夷典三禮論語云商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注太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故據周禮有文而言耳禮記疏六禮七教八政王制云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六禮者冠一昏二喪三祭四鄉五相見六也七教者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此六禮七教並是商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八政者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者也

禮記疏

史遷禮書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太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内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輅越席皮弁布裳朱弦疏越大羹元酒防其淫侈救其彫弊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適宜物有節文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况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史記禮書

西漢志

西漢禮樂志曰六經之道同歸於禮樂之用爲急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二者並行合爲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鍾石筦絃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遭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命叔孫制禮儀至文帝時賈誼以爲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廉恥宜定制度興禮樂廼草具其儀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至武帝即位董仲舒對策言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王吉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頗述籑禮明王制上不納其言至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世祖中興廼營立明堂辟雍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宗祀光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

雍威儀既盛美矣然德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群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今叔孫通撰禮儀與律令同録藏於理官法家又不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没之後河間獻王採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説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寖以不章今大漢繼周久曠大臣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也

漢官篇序

廣注曰漢家禮儀自叔孫通章創十二篇之後無復紀録安帝時劉千秋欲撰次之順帝時張平子欲撰次之皆不果至王隆為新汲令作漢官篇略道公卿内外之職旁及四夷多所發明隋志云漢官解詁三篇新汲令王隆撰胡廣注

官禮儀故事

建安二年遷都許昌舊章湮没書記罕存應劭乃綴緝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

東漢新禮

肅宗章和元年正月乃召曹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奏上和帝即位褒乃爲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

三國晉南北隋唐禮書

魏以王粲衛凱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雖綴時禮不足相變吳則丁孚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草建時制○晉初以荀顗鄭沖典禮參考古今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正並加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傅咸續纘未成屬中原覆没今虞之决疑注是其遺文也江左刁協荀崧補緝舊文蔡謨又踵修綴○宋初因循前史並不重述齊武帝永明二年詔尚書令王儉制定五禮至梁武帝命群儒又裁成焉吉禮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璉賓禮則賀瑒嘉禮則司馬

景又命沈約周捨徐勉何○之等參會其事陳武帝受禪多準梁舊式
因行事隨時筆削後魏道武帝舉其大體事多遺䦆孝文帝率由舊章
擇其令典朝儀國範煥乎復振北齊則陽休之元循伯能安生後周則
賀經盧辨宇文弼並習於儀禮以通時用隋文帝命牛洪辛彥之等集
宋梁及北齊儀注以為禮唐正觀顯慶開元禮百代之損益三變而著
明

歷代議禮名臣

按秦蕩滅遺文自漢興以來収而存之朝廷有典制可酌而求者漢有
叔孫通高堂生徐生賈誼河間獻王董仲舒蕭奮孟卿后蒼聞人通漢
侯敬劉向戴德戴聖慶普劉歆後漢有曹元曹褒鄭興鄭衆賈逵許謹
杜子春馬融鄭元衛宏何休盧植蔡邕魏有王粲衛覬高堂隆蔣濟王
肅秦静劉表劉紹盧毓陳群魚豢王沈蜀有譙周蔣琬孟光許慈吳有
來敏丁孚晉有鄭冲荀顗陳壽孫盛羊祜杜元凱衛瓘庾峻袁准賀循
任愷陳銓孔備劉逵摯虞束晳傅咸鄒湛蔡謨孔衍庾亮范宣范汪徐

歟詎寡刁協荀崧下逮葛洪王彪之司馬彪干寶徐廣謝沈王虔何琦
虞喜應正宋有徐羨之傅亮臧壽徐廣裴松之何承天顏延之雷次宗
徐爰庾蔚之崔凱孔智齊有王儉何職曰僧紹劉瓛王逡梁有司馬景
陸璉沈約周捨明山賓裴子野徐勉顧協朱异嚴植之賀瑒崔靈恩皇
侃陶洪景司馬憲丘季彬陳有謝嶠孔奐後魏有高允高閭王肅北齊
有熊安生陽休之元循伯後周有蘇綽盧辯宇文弼隋有牛弘辛彥之
許善心皇唐有孔穎達褚亮虞世南陸德明令狐德棻朱子奢顏師古
房元齡魏徵許敬宗楊師道賈公彥杜正倫李義府李友益劉祥道郝
處俊許圉師韋琨范履冰裴守真孔志約蕭楚材孫自覺王方慶賀紀
賈大隱韋萬石韋叔夏祝欽明許子儒沈伯儀元萬頃劉承慶郭山惲
唐紹王巖張說徐堅李銳施敬本王仲丘孔元義賈曾韓抱秦盧履冰
王汪韋公肅王彥威田同秀康子元侯行果史玄燦李行偉馮宗陳正
節賀知章元行沖韋蹈等或歷代傳習或因時制作粗舉其名氏列于
此矣

唐志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乎二而禮樂爲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懽欣交接以爲射鄉食享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弟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乎一而禮樂達乎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故自漢以

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遜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縉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具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享師田學校冠昏喪葬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用隋禮至太宗有正觀禮高宗有顯慶禮元宗有開元禮正元中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為郊祀錄元和中韋公肅又錄開元以後禮儀損益為禮閣新儀王彥威為曲臺新禮嗚呼 者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于正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哉唐書禮樂志

唐正觀顯慶開元禮

自梁以來以其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元齡祕書監魏證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

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大社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一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六篇是為正觀禮○高宗又詔長孫無忌杜正倫李義府等增之為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又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傅會事既施行議者以為非上元三年詔復用正觀禮由是終高宗時正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元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縚為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不可改易而正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徐堅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銳卒蕭嵩代之奏王仲丘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

唐禮閣新儀

隋五禮文帝開皇二年命牛洪修五禮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韋公肅錄開元以後禮文損益為禮閣新儀三十卷

唐曲臺新禮 **續曲臺禮** **元和新禮** 王彥威采隋迄唐沿革條次彙分號元和新禮上之

元和十二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為曲臺新禮三十卷又采元和以來王公士民昏祭喪葬為續曲臺禮三十卷

晉咸寧注 晉武元會儀

晉武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故傅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商周之典藝採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王公以下皆奉璧帛羔羊鴈雉以賀有晨賀晝會之禮夜漏未盡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

晉新禮 晉志曰晉始有荀顗鄭沖裁成國典江左則有荀崧刁叶損益朝儀

晉文命荀顗因魏世前事撰新禮參考古今更其節文羊祜等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太康初又令摯虞討論所宜增損

宋朝禮

建隆重修三禮圖三年太常博士聶宗義上重修三禮圖二十卷仍命

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之士重加參議成十五卷唐藝文志有夏侯氏
三禮圖十二卷又有張鎰三禮圖九卷太祖○太祖新修通禮儀○四年
命中丞劉温叟中書舍人李昉知制誥盧多遜等以開元禮重加損益
成開寶通禮二百卷○六年多遜上新脩開寶通禮儀纂百卷詔太常
禮院抄寫一卷以備檢討○太宗雍熙分門禮選四年邢昺分門禮選
二十一卷後真宗因內閣曝書覽而稱善命昺同觀作禮選賜之以示
近臣○真宗祥符天僖大禮記祥符三年陳彭年請自天書至東封憑
有儀注乞詔臣寮編録為祥符封禪記丁謂等編之三年十月成天僖
元年上冊寶禮畢詔王欽若李迪等撰大禮記五十卷以二年正月上
之時欽若為僕射李迪維撰之○仁宗皇祐周禮禮器圖○至和禮器
圖仁宗皇祐至和元年九月成此圖五年王洙上周禮禮器圖先是洙講周禮命畫車
服冠冕籩豆簠簋之制及圖成而上之○仁宗禮閣新編天聖五年太
常博士王皞上所撰禮閣新編六十卷取國初至乾興所下詔勑刪去
重複類以五禮之目○仁宗太常新禮景祐四年知禮院吳育言禮文

故事未經刊修請類聚古今參定制度為一代之法詔可之慶曆四年正月上新禮四十卷提舉賈昌朝賞賜有差。仁宗太常因革禮嘉祐六年判太常寺歐陽修言禮散失請命官篡述乃命姚闢蘇洵同編纂禮書命脩提舉之治平二年成凡百卷脩典判寺李宗上之賜名太常新禮藏祕閣政和三年中書舍人蔣猷請續修之哲宗陸農師禮象元祐六年山陰陸佃序曰禮記詩書春秋尤為殘缺縉紳先生罕能言之而學者抱殘缺不全之經以求先王制作之方可謂難也余嘗本之情性稽之度數求讀經之大旨自孟子始以余之所能言與上之所可盡者為十五卷名曰禮象以救舊圖之失其庶幾乎非也。哲宗陳祥道禮書元祐中太常博士陳祥道嘗攷六藝百家之文以究先王禮樂之迹凡寓於形名度數者必辨其制凡藏於道德仁義者必發其蘊僅二十年著成禮書總百五十卷其於歷代諸儒之論近世聶宗義之圖或正其所失或補其所缺禮書序。禮書序曰先王之治以禮為本其宮室衣服車旗械器有等其冠昏喪祭朝聘射御有儀即器以觀理無非法象之所寓即文以

觀義無非道義之所藏使人思之而知所以教守之而知所以禁奢者不得騁無度之心儉者不得就苟難之節奇者不得以亂常袤者不得以害正此上下所以辨而民志所以定也晚周而下道散於異政之國法亡於殊俗之家君子不得以行禮小人得以行非禮故兩觀大路朱干玉磬天子之禮在諸侯塞門反坫素衣朱襮諸侯之禮在大夫綠是先王之制浸以掃地天下學者亦失其傳故范武子不知殽烝孟僖子不知相禮范獻子不知問諱曾子不知奠方魯不知尚羔衛不知立市則晴之知禮者蓋亦鮮矣漢興叔孫通之綿蕝禮儀徒規時之近功而其法失於太早齊魯二生之論禮樂必期百年然後興而其言失於太高賈誼有脩禮之志而困於絳灌曹褒有定禮之議而沮於酺敏（張酺張敏）（奏褒禮制漢禮破亂聖術而漢禮遂不行）傳咸極論於晉而誚流俗劉賁發策於唐而棄於一時蘇漢以來千有餘載其間欲起禮法於上者非一君欲成禮法於其下者非一臣有是君而下之人不足以副之則禮之道終不明有是臣而上之人不能以正之則禮之事終不行此庇政薄俗所以繼作而

唐虞三代之治不復見也

朝儀類

歷代朝會

左傳昭四年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威有召陵之師晋文有踐土之盟。長安志立酆宮文王宮也詩旣伐于崇作邑于酆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

夏朝禮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後至而戮之

周朝儀

秋官朝士掌建外朝之法鄭司農云王有五門曰皐門曰雉門曰應門曰庫門曰路門外朝在路門外内朝在路門内通典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在皐門内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朝在路門内夏官司士掌之三曰内朝亦謂路寢之朝人君既從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

大夫退然後適燕寢釋服四曰詢事之朝在雉門外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民而詢焉諸侯三朝路寢為內朝中朝在路門外外朝在應門外諸侯社稷與中朝正相當故傳云間於兩社為公社輔者也說曰天子路寢有五焉其最外者曰皐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內則路寢也皐門之內曰外朝朝有三槐左右九棘近庫門有三庫九寺庫門之西有宗廟社稷雉門之外有兩觀連門觀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間雉門內有百官宿衛之廨應門內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之室則九卿理事之處考工記曰有九室九卿理之朝則入而理事夕則歸于庫門外外朝之法朝則疑獄王集而聽之故禮云王命三公會其諸侯未去亦於此也廣問之義詢於芻蕘之謀三刺三問以定其法燕朝者路寢之朝群公以下常日於此相見君位其位大僕掌之初入之時亦門右北面東上王揖之三公則偕前北面東上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北上士則門外之西北面東上凡先用用燕禮其位亦然所以每朝列位所向不同者皆以政事異故變其位三公之位常此

面不變者以三公內臣位尊故屈之使常北面其餘諸侯孤卿大夫皆
以地道尊右故尊者東面卑者西面是以於外朝之時諸侯東面尊於
孤卿也故以內朝孤卿東面尊於卿大夫時亦無諸侯故也唯詢事之
朝非常朝之限故不與三朝同或云客有諸侯之位故孤卿在東也通典
〇周禮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司
士掌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〇太僕掌正王之服位王眂朝則前
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太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
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王眂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眂
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
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
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
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
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匠人左祖
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曲

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文王世子曰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又曰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太僕掌之陳禮書

漢朝儀

高祖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而擊柱通知上益厭之說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召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遂與所召三十人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緜蕞野外

習之月餘乃令群臣朝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用叔孫新儀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廷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功臣列侯以次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南廣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盡伏復置法酒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與不如儀者輒引去盡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尊也拜通為太常。漢受計于甘泉太初元年武帝受計于甘泉計為郡國所上計簿漢制歲盡遣上計掾吏各人條郡內衆事謂之計偕曰馬司彪云凡郡課殿最遣吏上計

後漢朝儀

班固東賦云春王二朝會同漢京三朝元日也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谷永曰今年正月朔為三朝之會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撫百蠻爾乃盛禮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廷陳百寮而贊群后究皇儀而展帝容

漢德陽殿朝賀

德陽殿顯宗所作蔡質漢儀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覲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吹二通謁者引公卿群臣以次拜其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於殿下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厠以赤翡翠韜以赤緹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寮於此

月朔歲首朝儀

後漢志每月朔歲首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贄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羮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以每朔惟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

漢朝賀上壽

顯宗永平十二年甘露仍降木枝內附芝草生神雀集西南夷慕義貢

獻西域遣子入侍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類應乃並集朝堂奉觴上壽

唐朝儀

紫宸殿入閣唐朝天子坐宣政殿立仗正衙或乘輿御紫宸殿則喚仗自宣政兩門入所謂東西上閣門也自元宗以前未有此制開元後以朔望上盤食元宗意欲避正殿遂移紫宸殿喚仗自閤門入始有入閤之名自後行之至昭宗時失以本旨乃以朔望御前殿行入閣禮蓋誤矣本朝建隆元年行於文德殿皆其禮也淳化時太宗特命張洎詳定儀注洎以入閣是唐一時之禮非盛輔至寶貫元二年仁宗又以問宋庠庠言開元本無此制諸儒於開寶中始用益之差舛尤甚熙寧三年遂罷入閣行正衙之制

太極殿朝集

唐自高宗以前即太極殿殿在西內中以後又以宣政殿朝集

千秋節朝賀

唐元宗以垂拱元年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為千秋節其日百官上萬壽酒王公戚里上金鏡綬帶露囊百官朝賀

考索卷二十三

前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四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典史何韶校正

○禮門

朝儀類

宋朝

國朝元日五月朔冬至大朝會其日陳布將士填街及左右金吾六軍諸衛勒所部列黃麾大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文武百僚及群官客使等皆入朝近仗就陳於閤外大樂令樂工叶律郎俱入就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俱詣閤奉迎群臣客使陪位官俱入就位立定侍中奏中嚴及奏外辦閣喝鞭宮懸撞黃鍾之鍾石五鍾皆應皇帝服衮冕御輿以出曲直華蓋侍御如常儀協律郎舉麾宮懸奏乾安樂鼓吹振作皇帝服衮冕執圭出自西房即御坐南向扇開叶律

即偃麾戛敔樂止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前文武三品以上尚書省四
品自大慶門入（三品以上入奏正安之曲至位樂止）中書侍郎給事中押表案祥瑞案入
詣東西階下相對中書門下學士兩省御史臺供奉官揖行北向樂止
典儀贊再拜在位官拜舞起居訖太尉將升中書令門下侍郎俱降至
兩階下太尉詣西階下解劒脫舄升殿中書令門下侍郎各於案取所
奏之文詣褥位解劒舄以次升分東西立以俟太尉詣御座前北面跪
奏稱賀云云俛伏興降階佩劒納舄（餘官升降解劒舄准此）還位在位官俱再拜舞蹈
訖侍中進當御前承旨稱制宣荅攅行官分班亭立中書令門下侍郎
升詣御座前各奏諸方鎭表及祥瑞訖戶部尚書就承制位跪奏諸州
貢物請付所司侍中承旨稱制可退次禮部尚書奏諸蕃貢物請付所
司司天監奏雲物祥瑞請付史館皆如上儀侍中進奏禮畢宮縣撞蕤
賓之鐘左右鐘皆應叶律郎舉麾宮縣奏乾安樂鼓吹振作皇帝降座
御輿入自東房扇開偃麾戛敔樂止侍中奏解嚴文武百寮相次退還
次仗衛排列如舊以俟上壽中書門下文武百寮立班如朝賀儀皇帝

出入舉麾奏樂戛敔止樂文武百寮拜舞分班相次退並如賀儀太尉升殿執壽跪奏稱上千萬壽降階云云皇帝舉第二爵登歌作甘露之曲舉第三爵作瑞木成文之曲第四爵奏嘉禾之曲尚食奉御進酒殿中監省酒

入閣

國朝沿唐制以月朔御紫宸殿群臣行入閣之儀唐恭宗寶曆初始以月朔御紫宸殿入閣後唐明宗天成初又以月望國朝但以月朔行之其儀閤門先期舉奏俟詔可即施行前一日供帳於文德殿云云。太祖建隆元年八月帝常服御乾元殿文武百官入閣置待制對官。三年八月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閤賓儀待制邊元範候對十一月朔復御崇元殿入閤趙矩待制張澹候對。四年四月朔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崇元殿視朝設金吾仗入閣艾頴待制馬士元候對。太宗淳化二年十一月詔以來月朔日御文德殿入閤令楊徽之張洎與有司取舊圖校定儀注以聞云云注洎又上奏按今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為外朝唐為大朝冬至設仗衛朝萬國在此殿今之文德殿即唐宣政殿也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在唐

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后妃太子諸王三公對四夷君長試制策舉
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殿即唐紫宸殿也在周為內朝在漢為宣室在
唐為上閤即隻日常朝之殿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閤唐置紫宸上閤
法此制也所謂入閤者蓋隻日御紫宸殿上閤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
黃麾金吾仗俟契勘畢喚仗自東西門而入故謂之入閤今朝廷以文
德正衙權為上閤甚非憲度也切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對伏請改朔
此殿以為上閤作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
是也為雙日常時聽斷之庭庶乎脗合前規求當昭範疏入不報。三
年五月朔御文德殿入閤詔有司增設黃麾仗二百五十人令文武官
隨中書門下橫行起居徙翰林位於參知政事位後注舊制入閤惟殿
中省細仗與兩省供奉官班入陳於庭帝以為儀衛太簡故命增設仍
先列於庭中省仗仍舊

真宗景德閤門儀制

景德元年二月翰林學士梁顥起居舍人知制誥李宗諤等上言准詔

定閤門儀制令重加刋正以類分門共成六卷且春秋大宴小宴賞花
行幸宴會各按合班圖位次為四圖請班下閤門遵守仍令三館寫儀
制四本一本進入二本送閤門一本送御史臺從之初上以閤門制多
出曹吏之言殊乏規矩命顥等詳定至是來上○[眞宗]祥符二年六月
帝問宰臣讀時令之禮何特可行王旦曰舊以四時首月讀之詔自今
每入閤日即行此禮其後亦不果行○三年閏二月朔御文德殿入閤
李迪待制杜夢徵候對○康定閤門儀制景祐間四方館使夏元亨乞
修定閤門儀制命翰林承宣章得象知制誥李淑看詳康定元年四日
修成制十二卷事例七卷○[仁宗]景祐三年正月詔知制誥李淑等重
修閤門儀制其入閤儀注頗省去繁文與舊儀稍異○[立班圖]景祐四年詳
定閤門儀制所言紫宸垂拱殿起居臣寮左右位上欲鐫字記驗并立
班圖欲用綃寫二本進內二本付閤門收掌從之○[元會]天聖四年上
謂輔臣元會禮久廢朕以來歲元紫宸殿行之宰臣王曾曰朝元盛禮
也近年闕於講習命有司撰集議注行之○景祐四年三月詔五月朔

行入閤之儀仍讀時令付禮院詳定儀注先是詔國朝朝會時令委編修官約唐月令詳定以備宣讀於是賈昌朝等采國朝律歷典禮日度昏曉中星及祠祀配侑諸事當以歲時施行者定為一篇上之遂詔因入閤行其禮後亦不果寶元二年十二月宋庠近奉德音詢及入閤政事臣雖畧陳梗槩然理有未詳退而講求敢具條悉夫入閤者乃唐家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按唐有大內有大明宮宮正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有大內為西內自高宗以後天子多仁大明宮宮之內南門曰丹鳳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正室大朝會則御之對北第二殿曰宣政謂之正衙朔望入冊拜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殿之上閤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據唐制凡天子坐朝必須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上御紫宸殿即喚正衙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閤門也如以國朝之制相比則今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欲求入閤本意施于儀典即須先立仗於文德之庭如天子止御紫宸即喚仗自東西閤門入

如此則差與舊儀相合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以此為異耳故後來論議因有未明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一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賜對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世每遇坐朝之日即為入閤而叔世亂離五朝草創大昕之制更從簡易正衙立仗因而遂廢其後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見乃復謂之盛禮甚不然也今之相傳入閤圖者是官司記常朝之制如閤門有儀制勑合班雜坐圖之類何足為希闊之事哉況唐開元舊禮本無此制至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始載月朔入閤之儀又以文德殿為上閤差殊尤甚蓋當時編撰之士討求未至臣伏恐朝廷他日修復正衙立仗欲乞送付兩制使須加商確改正舊儀詔兩制詳定學士丁度等奏今詳元起請入閤是唐朝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若今來隔日行之禮頗為煩況今殿宇與舊制不同宜且仍舊從之○神宗熙寧三年五月宋敏求等言奉詔重修定閤門儀制內文德殿入閤門儀今儀制所載與國朝會要及時人議論頗或異同按今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然祖

宗朝皆曾御文德殿入閤唐制常設仗衛於宣政殿或止坐紫宸即喚
仗入閤如此則當御紫宸殿入閤方協舊制王珪等言入閤者乃唐朝
隻日紫宸受常朝之儀也非為盛禮不可遵行

宴享類

宴享

傳曰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故享有體薦宴有折俎享有圭璋宴有好貨而享為大宴為小也上公三宴三享侯伯之三宴再享子男之三宴一享享宴必相為終始也方其享也體薦列於俎鼎之間圭璋陳於篚幣之際牢十有二以示其多儀儀具有品以彰盛物其禮可謂盛矣禮備而不嚴則諸侯習於禮文之盛熟於采物之美忘以後繇必以欲縱聖人於是而嚴之於享禮几設矣而不敢倚酒盈矣而不敢飲肉乾矣而不敢食皆繁而不殺勞而後成也及其宴也折俎必以備其情好貨必以將其意割烹以共於內饔酒以共於酒正則其禮可謂簡矣禮簡而不親則諸侯苦於禮之難行而厭於禮

之太嚴情以是乖志以是隔聖人於是親之於宴禮諸侯之序以齒而
不以爵則不拘其分也不辭則無歸則不拘乎法也是故享以嚴為主
所以示恭儉宴以親為主所以示慈惠也。定王晉侯使士會平王室
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
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
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饗有四燕有二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
來朝天子饗之則周禮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其饗禮九獻食禮九舉
如其牲則體薦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禮亦有飯食及
酒者親戚及賤臣不須禮隆但示慈惠故並得飲食之也其酌數亦當
依命數其牲折俎亦曰殽烝三是戎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
也其來聘賤故王不親饗但以牲全體委與之若夷狄君來則當與中
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也四是饗宿衛
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為度故酒正云凡饗士庶子耆老孤子皆共其酒
無酌數也燕禮者凡正饗食在廟燕則於寢燕以示慈惠故在寢也燕

禮則折俎有酒而無飯其禮最輕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說屨升堂坐飲以至醉也凡燕禮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若燕同姓夜則飲之其於異姓遂之而止禮記正義

燕禮

禮記燕義云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注云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為王人正義云為疑者公卿朝臣之尊賓又敵王之義疑其敵君為嫌所以使大夫為賓遠嫌也又云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所以明貴賤也正義曰按燕禮宰夫為主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酢主人更爵以受酢飲卒爵主人又洗孤酬主人洗飲卒爵爵以酬賓賓受孤媵爵者北面媵爵于公公取所媵之觶以酬賓此

是獻君君舉於行酬也又燕禮主人獻卿于西階上畢小臣又請媵爵
者公使媵爵奠于公前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惟公所酬大夫下而止
此是為卿旅酬也又燕禮主人洗獻大夫大夫於受獻乃納工獻衆工
畢公又舉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此是獻大夫為大夫而旅酬也又
燕禮主人獻士于西階獻士辨又獻旅食賓媵觚于公公取賓所媵觶
唯公所賜乃就席坐行之終於大夫終受者興以酬士舉旅于西階此
是獻士為旅酬也庚子畢不為舉旅但無筭爵之節執爵者酌而旅之
儀禮燕禮云小臣戒與者鄭氏注云小臣相君燕飲之法與者留群臣
也君以燕禮勞使臣若臣有功故與群臣樂之䟽曰必使小臣戒與者
以其燕為聘使者為主兼與舊在者觀樂之故今戒可與之人使依時
而至按周禮太僕職云王燕飲則相其法又按小臣職云凡大事佐太
僕則王燕飲太僕相小臣佐之此諸禮降於天子故使小臣相。儀禮
䟽曰按上下經注云燕有四等月錄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
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之燕四也

○又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群臣燕飲以樂之燕屬嘉禮○燕禮又云射人告具注云告具事於君以其或射也又云小臣設公席于祚階上西鄉設嘉席公升即位于席西鄉注云後設公席者凡禮卑者先即事尊者後也王義云此燕私禮故賤者先即事大射下尊卑故先設公席後設賓席也○燕禮又云二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立于縣玄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以笙播此三詩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六篇者殺之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原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為天子之樂盖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者禮輕者可以逮下也諸侯相與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皆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篇未聞諸侯與其群臣日視朝之服謂冠元端緇帶燕於路寢相親昵也○又云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正義云此謂與巳臣子燕法禮記燕義云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

封禪類

古者帝王之興每易位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泰山所以告成功也禮

云因名山升中于天封訖而禪梁甫亦以告太平也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在蒙陰縣故城北東下有云云亭〉伏羲神農並因之黃帝禪亭亭顓頊帝嚳帝堯舜復禪云云禹禪會稽湯依禪云云其所封皆於泰山也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其儀不存。秦始皇平天下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齊魯儒生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義各乖異難施用由此黜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德文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人以仁四守之内莫不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人庶蕃息天祿永得刻石改號有金冊石函金泥玉檢之事焉從陰道下禪梁甫其禮頗采泰祀之祝雍上帝所用封藏而皆祕之固不得而記焉。漢武帝立二十八年元鼎中汾陰得寶鼎遂議封禪先有司馬相如有遺書頌功德上奇之以問左內史兒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輯群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惟天子建中和之

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兒寬以為帝王之盛而相如以為天下之壯觀而群儒不能知其儀又牽拘於詩書古文於是帝盡罷諸儒三月東上泰山命人上石立之泰山巔石高二丈一尺方博皆三尺壇又墠皆廣長十二丈增高三尺帝因東至海上四年還至奉高又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乙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尚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群臣更上壽改元為元封

○後漢光武建武三十年群臣上言宜封禪泰山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二月帝幸魯過泰山詔祭山及梁父三十二年詔梁松按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求

元封時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
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
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
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璽
二其一方一寸二分其一方三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長一
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
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
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
帝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禪故詔梁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
而已松上疏爭之以為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為萬民也承
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
之儀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魯趣石工宜取
完青石無必五色令印工刻玉牒書書祕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帝
至奉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下山刻石二十二日辛卯晨燎

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群神皆從祀用樂如南郊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襃成君皆助祭位事也事畢將升對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貙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帝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川上更衣早餔時即位于壇北面群臣以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皇帝再拜群臣稱萬歲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甫陰以高后配山川群神從祀如元始中北郊故事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牲告至高廟太尉奉匱以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

【魏明帝】時中護軍蔣濟請封禪帝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高堂隆卒不行

晋武帝平吳太康九年衛瓘議封禪帝曰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瓘等又奏至于再三詔報絶之

宋文帝在位長久有意封禪詔學士山謙之草其儀注屬後魏興師南過其意乃息孝武大明元年十二月戊申大宰江夏王義恭表三請帝以文範未一不從

北齊有巡狩之禮并登封之儀竟不行

隋開皇十四年群臣請封禪文帝命牛弘等創定其禮帝曰此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狩因拜岱山

唐貞觀十一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按封禪者本以功成告於上帝天道崇質義取醇素故藉用藁秸罇以瓦甒又按梁甫是謂梁陰近代設禮壇於山上乃乖處陰之義今定壇位於山北又議昊天上帝壇將封先祭義在告神因當為壇下距先陳齋潔焚饗已畢然後登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事有漸今請祭於泰山下設壇以祀上帝太祖景皇帝配享壇方十二丈高丈二尺又議制玉牒長尺三寸廣厚各五寸玉檢

厚二寸長短闊狹一如玉牒其印函請隨璽大小仍纏以金繩五周又
議玉冊四枚各長尺三寸廣寸五分每冊五簡俱以金編其一奠上帝
一奠太祖座一奠方地祇一奠高祖座又議金匱長短今容玉冊高廣
各六寸形制如今之表函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璽又設方石
三枚以為冊累其十枚石檢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封以石泥
印以受命璽又議泰山上圓壇廣五丈高九尺用五色土加之四面各
設一陛御位在壇南升曰陛而就上封玉牒又議圓壇上土封曰凡言
封者皆是積土之名今請於圓壇上安方石璽緘既畢加土築以為封
高丈二尺而廣二丈以五色土益封玉牒書藏于內祀禪之所土封制
亦同此又議玉璽曰詳前載方石緘封玉檢金泥必資印璽以為秘固
請依今用受命璽以封石檢其玉檢既為與石檢大小不同請更造璽
一枚闊寸二分文同受命以封玉牒石檢形制依後漢建武故事又議
立碑曰勒石紀號垂裕後昆美盛德之形容闡后王之体烈其義大矣
請刻頌立碑明揚功業又議設告至壇曰既至山下禮告至柴于東方

上帝遍于群神今請其壇方八十一尺高三尺陛仍四出其禪方壇又
自餘儀式請如今禮仍謂柴祭同時行事又議發石闕及大小距石詔
從此議餘皆罷之遂附制于令禮麟德二年有司進議注於泰嶽南四
里為圓壇三成十二陛如圓丘之制壇上飾以青四面各依方色弁造
燎壇及壝三重又造玉册三枚皆以金繩編玉牒為之每牒長尺二寸
廣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金為字又為玉匱一以藏配坐册各長尺三
寸幷玉檢方五寸當繩纏處刻為五道當封璽處刻深二分方寸二分
又為黃金繩以纏金玉匱各五周為金泥以泥之為玉璽一枚方寸二
分文同受命璽以封金玉匱又為石礙以藏玉匱用方石再累各方尺
厚一尺刻方石中令容玉匱礙旁施檢處皆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當
繩處皆刻深三分闊寸五分為石檢十枚以檢石礙皆長三尺闊一尺
厚七寸皆刻為印齒二道深四寸當封璽處方五寸當通繩處闊寸五
分皆有小石蓋制與檢刻處相應以檢擫於按封泥其檢立於礙旁南
方比方各三東方西方各二去礙隅皆七寸為金繩三以纏石礙各周

徑三分為石泥以泥石礦其泥末石和方色上為之為距石十二枚分距礦隅皆再累各闊二尺厚一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礦隅相應以五色土封之泰山之上設登封之壇上徑五丈二尺高九尺四出陛壇上飾以青四面依方色一壝隨地之宜又為降禪壇於社首山上方壇八隅一成八陛如方丘之制壇上飾以黄四面依方色三壝隨地之宜其玉冊玉匱石礦石檢距石當三月封祀之制又以高宗太宗配禪社首以太穆文德皇后同配皆以公卿充亞獻終獻之禮制曰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於制度皆隨代沿革唯祀天地獨不改張斯乃自處於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禪即用玉牒金繩器物之間復有瓦罇秸席一時行禮文質頓乖駁而不倫深為未愜其封祀降禪所設上帝后土位先設藁秸瓦甒瓢杯等物並宜改用茵褥罍爵其諸郊祀亦宜准此於是昊天上帝之座褥以蒼皇地祇褥以黄配帝及后褥以紫五方上帝及大明夜明時帝褥皆以方色内官以下席皆以莞三年春正月戊辰朔有事于泰山親祀昊天上帝封祀之壇已巳登于泰山行封禪之禮庚午

降禪於社首山壬申大赦天下改元乾封武太后天册萬歲二年臘月
甲申登封于嵩嶽大赦天下改元為萬歲登封丁亥禪于少室山開元
十二年制以十三年有事泰山所司與公卿諸儒詳擇典禮先為備具
中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等與禮官撰東封儀注
宋朝太平興國九年四月宰臣宋琪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蕃夷酋
長僧道耆壽拜表請東封詔答不允自是繼三上表始內出御札以今
年十一月有事于泰山既而命扈蒙宋白等詳定封禪儀以宋琪賈黃
中等為五使六月詔曰云云封禪之儀廢之已久百司祇奉辨集尤難
萬姓供輸勞擾斯甚自今停罷以俟後期國門之南圓方素備宜輟登
封之禮幸修柴燎之誠遂以十一月有事于南郊祥符元年三月兗州
父老詣闕上表請東封帝諭以大禮不可輕議不允所請又文武百官
宰臣王旦等凡五上表固請四月內出御札云云以今年十月內有事
于泰山咨爾百執之臣掌禮之士各揚乃職勿曠攸司朕之是行昭荅
神貺非求仙以徼福在報本而累誠云云於是以王欽若趙安仁為封

禪經度制置使命晁迥李宗諤楊億杜鎬陳彭年詳定儀注以王旦為大禮使王欽若為禮儀使馮拯為儀仗使陳堯叟為鹵簿使趙安為頓遞使又命戚綸劉承珪謝德權計度封禪發運事。四月夏侯晟上漢武封禪圖續金玉匱石磩距之狀各有注釋帝覽之以所載與舊典小異詔詳定所參校詳定所言唯與禮泰山上圓壇社首各用石磩三重皆有尺寸又壇壝之制望依故事山上立封祀壇徑五丈高九尺四出陛壇上飾以青四面依方色燎壇在圓臺之東南量地之宜山下封祀壇三成十二陛如圜丘之制壇上飾以黝四面各依方色壇外為三壝云云社首壇准通禮如方丘之制八角三成每等高四尺上闊十六步設八陛為三壝門四門又為瘞埳於壇之壬地外壝之內取足容物朝覲壇在行宮之南方九丈六尺高九尺四出陛南面兩陛餘三面各一陛一壝二分在南一分在北望依禮脩築又按唐明皇封禪備法駕請准故事告享太廟乘輿出京封泰山禪社首御朝覲壇并用法駕又按六典宮架之樂宗廟殿庭三十六虡郊丘及社二十虡欲於泰山圓臺

上設登歌鐘磬各一簴封祀壇設宮架二十簴四隅立建鼓并設二舞社首壇上設登歌如圓臺壇下設宮架二舞如封祀壇其朝覲壇止設宮架二十簴不用熊羆十一案又按六典天子之服一曰大裘冕無旒以黑羔皮為之祀天地則服二曰衮冕垂白珠十有二玄衣纁裳十二章享廟告廟則服令參詳南郊合祭天地止服衮冕望封禪日依南郊例並從之。命王旦撰封祀壇頌王欽若撰社首壇頌陳堯叟撰朝覲壇頌詳定所又言詳管子左傳之文三脊茅既以藉神又以縮酒今請昊天上帝座藉以三脊茅從之詔使馳往岳州採茅。五月詳定所玉牒玉冊之制請為五牒每牒長尺二寸厚一寸刻牒為字以金填之聯以金繩緘以玉匱又正座配座合用玉牒冊六副依開寶通禮制度每簡長尺二寸厚三分廣寸二分塡以金簡數量文多少冊文中書門下撰進付中書省鐫刻正座玉冊玉牒並盛以玉匱配座玉冊盛以金匱匱制並長尺三寸檢厚二寸闊五寸長一尺三寸纏以金繩五周封為金泥又為石碱以藏玉匱云云為石泥以封石碱先以金繩三以纏石

瘞各五周然後以泥封之金玉匱封訖以受命寶印之（別造玉寶）其封石䃭
用天下同文之印（金鑄印文云云）命王旦撰昊天上帝玉牒文馮拯撰皇地示
玉冊文趙安仁撰祀昊天上帝及泰山社首二壇配座太祖太宗玉冊
文帝諭旦等曰其文宜叙上帝降鑒符瑞沓委次述為民祈福之意。
六月詳定所上儀注四卷帝覽之曰此儀久廢非典禮具備豈為盡美
即手札疑互凡十七事令與五使參議釐正而言之。詔八神久存祀
典實福生民方屬登封特行告享其與歷代封禪帝王及所載山並封
祀前七日致祭。詳定所與司天監同定三壇正座從祀神位山上圜
壇設昊天上帝太祖太宗配座山下封祀壇詔五方帝以下六百八十
七座社首壇設皇地示正座太祖太宗配座神州以下共七十二位從
之。又言准詔從封禪之義易樂章之名今改酌獻禧安之樂昊天上
帝為封安皇地示為禪安詔依前詳定所參詳封祀壇內外中官社首
壇嶽瀆海鎮並依方色用幣及五方帝日月神州特用方色犢其從祀
南郊不用牲今以舊用羊豕二十一改充從祀牲從之。十月以御史

中丞王嗣宗攝御史大夫為考制度使知制誥周起攝中丞副之所經州縣採訪官吏能否民間利病市物之價與察儀制車服權衡度量不如法則者有奇才異行隱淪不仕者與所在長吏詢求論薦鰥寡惸獨不能自存者量加賑卹官吏政迹尤異民受其惠及不守廉隅昧於政理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為鄉里所稱者並條析以聞命給事中張秉知制誥王曾訪問所過耆老选閤門引見上州縣繫囚所犯○是月二十四日享昊天上帝於山下圜臺奉太祖太宗並配命群臣享五方帝及諸神於山上封祀壇翊日禪祭皇地示於社首山以祖宗配侑封金玉匱石𥖃如儀式云云

群書考索卷二十五

前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元峯蕭　泗　校正

○禮門

郊祀類

【舜】虞書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師古曰虞書舜典也在察也璿美玉也璣轉而衡平以玉為璣衡謂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言舜觀察璣衡以齊同日月五星之政度合天意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孟康曰六宗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說云乾坤六子又一說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泰山河海或曰天地間游神也師古曰類以祭也上帝天也絜絜精以祀謂之禋六宗之義說者多矣乾坤六子其最通乎望秩于山川徧于群神師古曰望謂在遠者望而祭之秩次也群神丘陵墳衍之屬輯五瑞師古曰輯與揖同輯合也五瑞公侯伯子男之瑞玉也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師古曰四嶽諸牧謂四方諸侯也班布也○有虞氏禘黃帝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虞氏冬至大祭天於圜丘以黃帝坐而郊嚳

【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玄按司馬遷五帝本紀云舜則黃帝九代之孫嚳之曾孫禹帝玄孫記不合如此之差懸恐馬遷

之誤

商人禘嚳而郊冥嚳契之父

周武成柴望大告武成古云燔柴郊天望祀山川。成王欲宅洛邑用牲于郊召誥。生民尊祖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爲大司樂云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又大宗伯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祀神之王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牲用一犢幣用繒長丈六尺王服大裘其冕無旒尸服亦然乘玉輅錫繁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鑮及薦菹醢器並以瓦爵以匏片爲之以藁秸及蒲但翦頭不納爲藉神席配以帝嚳其樂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鞀孤竹之管又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詩序亦曰郊祀天地也禮書曰先王燔瘞於郊丘其牲角栗其牲全體背其羹鉶其器犧尊疏布幂撣杓豆登鼎俎簠簋匏爵之類其藉蒲越藁秸其旂太常其服大裘衮冕其搢執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示北面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古者郊祀大畧如此。其感生帝禮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

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祭天也王者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其神名鄭玄據春秋緯說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叶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上帝也因以祈穀其壇名太壇在國南五十里禮神之玉用四圭有邸大有二寸牲用騂犢青幣配以稷其配帝牲亦騂犢其樂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配天神日用辛又王者必五時迎氣者以示人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上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於其郊月令云立春之日天子親率公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氣於東郊餘四氣者皆然若以祖之所自出即禘祭靈威仰於南郊一神而已若迎王氣之神即春青帝靈威仰夏赤帝赤熛怒季夏黃帝含樞紐秋白帝曰白招拒冬黑帝叶光紀也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皞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月令云其帝太皞等是也故鄭玄注月令云迎春謂祀靈威仰與東郊以太皞伏羲氏配坐是也祭外神必有主者公羊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以人帝配神作主其壇位各於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內曰近郊為兆位於中築方壇亦名曰太壇而祭之禮神之玉按太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黃琮禮地則中央也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牲用犢及幣各隨玉色樂與感帝同祭前期一日王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又總戒群官曰某

日有事于昊天上帝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胥射於澤宮選可
與祭者其日王乃致齋於路寢之室祭日之晨雞人夜呼晨以叫百官
巾車鳴鈴以應雞人典路乃出玉輅建太常太司樂既宿懸遂以聲展
之知完否王將出太司樂令奏王夏王所過處之人各於田首設燭以
照於路又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祭前掌次先於丘東門外
道北設大次小次掌次張氈按設皇邸王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西
面大司樂奏圜鍾為宮以下之樂以降神次則積柴於丘壇上王親牽
牲而殺之次則實牲體玉帛而燔之謂之禋祀次乃掃於丘壇上而祭
及裼裘而升丘也王及牲尸入時樂章奏王夏肆夏昭夏就坐時尸前
置蒼璧又薦籩豆及血腥等為重古之薦王乃以匏片為爵酌泛齊之
泛齊以獻尸為朝踐之獻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
曰緹齊五曰沈齊七獻七獻者薦血腥後王以匏爵酌泛齊以獻尸所
謂朝踐是也此為一獻次太宗伯攝王后之事亦以匏爵酌醴齊亞獻
亦為朝踐是二獻每獻奏樂一成次薦熟於神前薦畢王乃以匏爵酌

盎齊以獻尸太宗伯以瑤爵酌緹齊以亞獻所謂饋獻也通前凡四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太宗伯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酳所謂再獻通前凡六又有諸臣為賓之一獻凡七其尸酢諸臣之酒皆用三酒其法如祫祭之禮畢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若感帝及迎氣即天子舞當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也

【秦】西時鄜時周為犬戎所敗東徙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其後秦文公東獵汧渭卜居之而吉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祀白帝焉自未作鄜時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祀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秦密時上時下時畦時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後二百五十年靈公於吳陽作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當復合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儋見後七

年櫟陽雨金獻公自以為得天瑞作畦時於櫟陽而祀上帝秦始皇二年一郊常以十月上宿郊見上宿上旬日通爟火烽火也爟舉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尚白通典

【秦始皇】既即位以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用十月為歲首色尚黑音尚大呂顏師古曰大呂侌律之始東游海上禮祀八神具雜祠篇二代尊雍四時上帝歲祠禱因泮凍秋涸凍冬塞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月祠時駒四疋每時用駒四疋而春秋異色木寓龍一駟李奇曰寓寄也生龍形於木也顏師古曰駟亦四龍木寓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與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上宿上旬通爟火張晏曰爟火烽火也如淳曰爟舉也狀若井桔槔令先明遠照通於祀所也通爟火者或天子不親至祠所而遙拜或衆祀異處欲一時薦獻故以火為節度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尚白其用如常時經焚書坑儒後史無典禮祀享用未寓龍木寓馬不知何憑如此乖謬

【漢高祖】立二年東擊項籍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高帝曰乃待我而具五色遂立黑帝祠名北時有司進祠帝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後四年詔御史令九天巫祠九天顏師古曰九天者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關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

天其號見淮南子一云東方昊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皆以歲時祠宮中

文帝即位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駕車被長之飾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以水德則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改正朔服色尚黃明年黃龍見成紀拜公孫臣為博士申明土德草改曆服色事草謂創造有司曰古者天子夏親祠上帝於郊故曰郊夏四月詔郊祀上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尚赤趙人新垣平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宜祀上帝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宇謂屋覆也一屋之下別為五廟各立門室朝記曰五帝廟在長安東北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服用及儀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帝親拜郊見五帝廟爟火舉若光屬天於是垣平至上大夫文帝出長門如淳曰長門亭名若見五人於道北因其直立五帝壇直猶當也因其所立處以祠人有書告平詐偽遂誅夷平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親往焉

【景帝】中元六年十月行幸雍郊五時

【武帝】即位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後亳人謬忌曰天神貴者

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於東南郊日一太牢七
日祝七日祭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令太祝立祠於長安城東南郊後人
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人一地一許之令太祝領祠之
於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二年郊雍獲一角麟若麟於是薦五時各加一
牛以燎有言黃帝鼎成騎龍飛去天子曰得如黃帝上遂郊雍祠官寬
舒等具太一祠壇放亳忌太一壇三垓亳忌即謬忌後重祀五帝壇環居其下各
如其方黃帝於西南未地當祠時列火滿壇夜有光及書黃氣上屬天
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兆光此地宜立泰時壇以明應令
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二歲天子一郊後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帝善之
下公卿議曰人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
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乃立樂府以延年為叶律都尉論律呂
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
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上集于祠壇天子自行宮遥
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心動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大起明年

有司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芬不備乃令祠官進畤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寓馬代駒。元光三年幸雍祠五畤後常三歲一郊見。元鼎四年幸汾陰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元鼎五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天子親郊見朝日夕月注祠太一也禮書曰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以至壇有八觚廟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路騂駒龍馬一切後罷而康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蠭起於時元始之間繆戾尤甚春秋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本朝黄履言南郊合祭正因王莽諂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共牢）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西至雍祠五畤

成帝長安南北郊

成帝即位丞相康衡御史大夫張譚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位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事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之南今當

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陰事與古異於是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二年正月罷雍五時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三月辛丑始祠后土于北郊劉向曰國之神寶舊時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感應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神光尤著祖宗所立誠未易動後復甘泉汾陰祠及雍五時迄平帝世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

[哀帝]立寢疾博徵方士復甘泉泰時如故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

[平帝]立王莽奏宜如建始所行丞相匡衡等議復長安郊祀如故莽又頗改祭禮云天地有別有合其合者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先祖配天先妣配地祭天南郊則以地配天地位皆南嚮地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嚮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玄酒陶匏天地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燎于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埋于北郊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其別者天地有常位以冬日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遙祀群

陽夏日至使有司祠北郊高后配而望祀群陰其渭陽祠勿復修從之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又奏舊天神稱皇天上帝太一兆曰泰時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五帝兆雜五時並未合禮今宜地祇稱皇地后祇兆曰廣時中央帝黃靈后土時兆于長安城東地東方帝太昊青靈勾芒南方帝炎帝赤靈祝融西方帝少昊白靈蓐收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各兆其方之郊於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盛

光武 洛陽城南郊兆建武元年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群臣皆從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二年春正月壬子起宗廟建社稷於洛陽立郊兆於城南依鄗采用平帝元始中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外壇上為五帝各以其方其外為壝重營皆紫以象紫宮有四通道以為門中營外營各四門群神位焉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在別位不在群神列中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廟配食位在中壇上西南北上

光武北郊兆域 中元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祠后土北郊在洛陽城北四里方壇四陛先是建武十八年常幸蒲坂祠后土

明帝兆五郊于雒陽 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氣用采元始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一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日迎春東郊祭青帝句芒立夏日迎夏南郊祭赤帝祝融先立秋一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立秋日迎秋西郊祭白帝蓐收立冬日迎冬北郊祭黑帝玄冥車旗服飾各從方色

魏文帝 南巡在潁陰有司為壇於繁陽故城庚午登壇受紱降壇視燎成禮未有祖配

明帝以舜配圓丘 明帝景初元年十一月壬子冬至始祀、皇帝禘天於圓丘以始祖帝舜配高堂隆曰按古典可以武皇配天魚豢議曰昔后稷以功配天漢出自堯不以堯配天明不紹也且舜以越數代武皇肇創洪業宜以配天自正始以後終魏代不復郊祀

晉武帝 南郊燎告未有祖配泰始二年二月丁丑郊用宣皇帝配

除五帝座武帝泰始二年詔定郊祀南郊除五帝座五郊同稱昊天各設一座而已時群臣議五帝即天隨時王而殊號耳名雖有五其實一神從之十一月大司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方二丘更修壇兆二至合祀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祀圓丘於南郊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矣○宣帝以神武創業既以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不正遂復南郊五帝位

東晉議立郊祀儀元帝元興二年尚書刁協祭酒杜夷議旋都洛陽乃修之司徒荀組請更立郊王導荀崧華恒庾亮皆同組議遂立南郊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北郊尚未立共在天郊南

元帝即位於建康議立南郊於巳地太常賀循定制度多依漢及晉初儀注三月辛卯帝親郊祀享依泰始故事

成帝咸和八年正月郊天則五帝及佐天文等凡六十一神從祀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南郊帝親奉焉（祝文稱嗣天子臣某）

安帝元興三年應郊朝儀宜依周禮宗伯攝事尚書右丞王訥之曰郊

天極尊卑天子不祀無使皇輿不得親奉時從訥之議郊牲用玄

宋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親郊祀三年九月司空羨之等奏高祖武皇宜配天郊詔可

孝武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雨遂遷日有司行事大明三年移郊兆於秣稜牛頭山西在宮之午地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有司奏郊祭用三牛

廢帝以郊舊地為吉祥移置本處

齊間歲而祀齊高帝建元四年武帝繼位明年正月祀南郊自茲以後間歲而祀

梁武帝郊祀武帝即位南郊為壇在國之南常與北郊間歲正月上辛行事祀天皇大帝

武帝迎五帝以始祖配

陳武帝永定元年受禪修圓丘柴燎告天明年因以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風伯雨師及五帝位間歲而祀

文帝天嘉中改以高祖配復三獻之禮

宣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

後魏道皇帝即位二年正月親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二月丁丑郊宣皇帝配自後歲一祭

明元帝太常三年立五精帝兆於四郊

獻文帝以西郊舊事歲增木主易代則更兆其事無益於神明

孝文帝太和十二年親築圓丘於南郊

北齊每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禘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高祖神武帝配五精帝天文等從祀後諸儒定禮圓丘改以冬至祀之南郊則歲一祀以正月上辛為壇於國南祀所感帝靈威仰以高祖神武皇帝配

後周憲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五帝天文並從祀又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始祖獻侯莫那配

隋文帝受命再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太祖武元皇帝配五

方上帝天文並從祀上帝配帝蒼犢各一五帝日月方色犢各一五星以下羊豕各九孟春上辛祠感帝亦燔燎於南郊以太祖武元皇帝配

煬帝大業元年孟春祀感生帝改以高祖文帝配餘並仍舊十年冬至祀圓丘帝不齋于次詰朝備法駕至便行禮

唐圓祀南郊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文皆從祀孟春辛日祈穀祀感帝于南郊以元帝配武德正觀之制太享之外每歲立春季夏立秋立冬郊祀並依周禮其配食及星辰從祀亦然○貞觀中奉高祖配圓丘元皇帝配感帝餘依武德制

長孫無忌議罷鄭玄六天之義

永徽二年七月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義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祠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按鄭玄此義惟據緯書所說六天皆爲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圓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明堂嚴父配天皆爲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繆特深

是以王肅群儒咸駁此義肅等皆以為郊即圓丘圓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之說分為兩祭圓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詔從無忌等議存祀太微五帝於南郊廢鄭玄六天之義 通典

唐令祭天地

禮樂志曰自周衰禮樂壞于戰國而廢絕于秦漢興六經在者皆錯亂散亡雜偽而諸儒方共補緝以意解詁未得其真而讖緯之書出於亂經矣自鄭元之徒號稱大儒皆主其說學者由是牽惑没溺而時君不能斷決以為其舉之莫可廢也由是郊丘明堂之論至於紛然而莫知所止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元以為天皇太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又曰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之精義之神也元以為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焉唐初正觀禮冬至日祀昊天上帝于圓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靈威仰于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

于明堂皆祀五天帝高宗顯慶二年許敬宗與禮官等議曰六天出於緯書而南郊圜丘一也元以為二物郊及明堂本以祭天而元皆以為祭太微五帝傳曰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元謂用祭感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繆論也由是盡黜元說而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開元中王仲丘議曰祈穀本以祭天也五帝者五行之精所以生九穀也宜於祈穀祭昊天而兼祭五帝又曰月令大雩大享帝皆盛祭也而孟夏雩季秋大享正觀禮皆祭五方帝而顯慶禮皆祭昊天上帝宜兼用之以合大雩大享之義既而蕭嵩等撰定開元禮雖未能合古而天神之位別矣嗚呼禮之失也豈獨緯書之罪哉在於學者好為曲說而人君一切臨時申其私以增多為盡禮而不知煩數之為黷也古者祭天於圜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其方位既別而其燎壇瘞坎樂舞變數亦皆不同而後世消合禮之文則始合祭天地元宗定開元禮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于南郊是時神

仙道家之説興田同秀言元皇帝降丹鳳門乃建元皇帝廟二月辛卯親享元皇帝廟甲午親享太廟丙申有事于南郊其後遂以為故事終唐之世莫能改也為禮者可不謹哉

汾陰后土

開元十一年明皇因幸并州張説曰由河東入京師有漢武脽上祠此禮廢闕願為三農祈穀帝納其言過祠后土乃還二十年又祠

三大禮

元宗天寶十載正月壬辰朝獻于太清宮癸巳朝享于太廟甲午有事于南郊杜甫獻三大禮賦沈存中客談曰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惟太清宮太廟則親行宮廟謂之奏告餘皆謂之祭告惟有事于南郊可為正祠至天寶九載乃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享自此遂失奏告名冊文皆為正祠

德宗郊祀録

正元中太常禮院修造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畫陛降之序為郊祀録十卷

宋朝太祖乾德參定儀物 乾德元年十一月二日詔曰中原多故百有餘載禮樂儀制不絕於綫方今天下無事時和歲豐禮神報本資乎備物執事者所宜講求遺逸遵行典故無或廢墜以副我寅恭之意於是范質等討尋故事得後唐天成中南郊鹵簿字圖頗多踈畧質等參定遂以新本上之六月太常禮院言皇帝親郊諸司應奉預申嚴辦鹵簿儀仗兵部鼓吹樂架登歌太常寺車輅太僕寺六軍儀仗左右金吾仗六軍知衛左右金吾仗芳考亭鳳輦香蹬車輿繖扇殿中省立金雞擊鼓將作監太常寺登器朝服諸司法物少府監皇帝通天冠絳紗袍袞冕鎮圭等殿中省云云南郊壇衆星位版并刻漏時司天臺修撰儀注詳定儀仗法物云云禮儀使司太常禮院禮科粢盛光祿寺大常寺大府寺將作少府監司天臺司農宗正寺秘書省從之

乾德修飾壇壝

八月詔太常修飾南郊壇禮院定依古制四成十二陛三壝設燎壇於內壝之外丙地又設皇帝更衣大次於壇東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

乾德親郊 十三日帝宿齋於崇元殿翊日服通天冠絳紗袍執鎮圭乘

既輦鹵簿前導赴太廟五鼓朝享禮畢質明乘輅赴南郊齋于帷宮十六日服袞冕執圭合祭天地于圜丘奉僖祖配舊制皇帝升壇以褥藉地象天之黃道至是帝命徹之

乾德南郊行禮圖

唐制每歲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親視則并設皇帝之位國朝因其制作壇於城之南薰門外每歲令有司奉事乾德元年始有事於南郊自五代以來喪亂相繼典章制度多所散逸宰相范質等相與討尋故事時官簿散落舊史物故惟得南郊鹵簿在後唐天成中者考之今文頗為疏畧其相違戾者多質等遂詳定新本為南郊圖又司天監定南郊從祀星辰圖上之至十一月十六日南郊開寶四年四月合祭天地于圜丘

太宗淳化三年九月詔以十一月二十日有事于南郊前祀十日皇子許王薨皇宗以郊祀俯逼禮有未便命宰臣於中書集議請改用來年正月上辛詔可淳化四年正月二日合祭天地于圜丘以宣祖太祖升

配至道元年正月上辛二年正月十日親郊

至道南郊圖

至道二年正月上出次南郊齋宮有司上南郊圖凡為三幅外幅儀衛中幅車輅及導駕宮人物皆令長寸餘又畫圓壇祭器樂架悉皆詳備

真宗咸平元年八月翰林承旨宋白等上新畫南郊圖注凡為三幅列外幅儀衛中幅車輅及導駕官疑此更有內幅又畫圓壇祭器樂架等悉皆詳備命藏祕府二年十一月合祭天地於圜丘以太祖太宗升配

景德郊壇神位

景德二年十一月南郊禮儀使趙安仁上言郊壇神位令依儀注寫定以付司天監製為絹圖壇上神位四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太宗第一等神位八五方日月神州地祇第二等神位七十三北辰曜魄寶北斗天一太一五帝內座凡六位差在前五星十二辰河漢消內宮四十九座嶽鎮海瀆十八座凡六十七位在後第三等神位百七十九二十八宿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太角攝提太微垣太子明堂軒轅三公五車月

星織女建紀凡四十五位差在前二十八宿消中宮百五十九座山林川澤一十座凡百三十四差在後内壝之内神位百三十五位外宮百五位亦陵墳衍原隰三十位並齊列内壝之外衆星三百六十六位並齊列總七百五十九位第二等五嶽三等四常座舊圖差在前皆合在後河漢中鎮舊圖在第三等據儀注合在第二從之

三年一郊

三歲之郊非祖宗制也太祖在位十有七年四行大禮乾德中歷六年方一再講開寶四年南郊之後更五歲因平江南祭天地於洛京伸告謝之意而已太宗自雍熙而來經五年乃親耕又六年至淳化四年再行郊禋之禮是十年而一郊也太宗二十有三年親耕之外止五講郊禋之禮也惟真宗東封西祀往往率三年而一行大禮仁宗明道元年恭謝天地于大安殿又謁太廟明年又親耕當是時行最爲頻數然自是而後三歲一郊遂爲定制也呂源三朝增釋